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三千六百八

史部

史記卷三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 軍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平準書第八

集解駟案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索隱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

郡國輸斂貴則糴之賤則買之平賦
以相準輸歸于京都故命曰平準

漢興接秦之弊大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

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馬

索隱天子駕駟馬其色宜齊同今言國家貧天子不能具鈞色

之駟馬漢書作醇駟醇與純一色也或作駢非也

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

蓋

集解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被教之民也蘇林曰無物可蓋藏

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

集解駟案漢書食貨志曰鑄榆莢錢索隱

顧氏案古今註云秦錢半兩徑寸二分重十二銖莢錢重三銖錢譜云文為漢興也

一黃金一斤

索隱如淳云時以錢為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非也又臣瓚下注云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是其義

也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

踊騰糶

集解李奇曰稽貯滯也如淳曰稽考也考校市物價貴賤有時晉灼曰踊甚也言計市物賤而

豫益糶之也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也漢書糶字作躍索隱李奇云稽貯滯韋昭云稽留待也稽字當如李韋二釋晉灼及馬融訓稽為計及考於義為疎如淳曰踊騰猶伍昂也伍昂者乍貴乍賤也今案漢書糶字作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然糶者出賣之名故食貨志云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是也

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金

集解瓚曰秦以一金為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天

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

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

川園池市井

正義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

租稅

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

領於天下之經費

索隱案經訓常言封君已下皆以湯沐邑為私奉養故不領入天子之常

稅為一年之費也

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索隱說文云漕水轉穀也一云車運曰轉水運曰漕中都猶都內也皆天子之倉府以給中都官者即今大倉

以富官儲者也

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

集解如淳曰如榆莢也

乃更鑄四

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

山鑄錢

案隱案即訓就言就出銅之山鑄錢故下文云即名銅山是也一解即山山名也

富埒

天子

集解徐廣曰埒者除畔言鄰按相次也駟案孟康曰富與天子等而微減也或曰埒等也

其後

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

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

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

拜爵爵得至大庶長

案隱漢書食貨志云文帝用晁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

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

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為差 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

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

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

索隱謂增益苑囿造廐而養馬以廣用則馬是軍國之用

也

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

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

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

集解

韋昭曰巨

貫朽而不可校

集解如淳曰校數也

太倉之粟陳陳相

萬今萬萬

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

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

集解駉案漢書音義曰皆乘父

馬有牝馬間其間則相

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

覬齧故斥不得出會同

孫

集解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于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

居官者以為姓號

集解

如淳曰倉氏庾氏是也索隱案如淳注出食貨志也

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

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

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

索隱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

直故曰武斷也

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

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

買臣等招來東甌

正義烏侯反今台州永寧是也

事兩越

正義南越及閩越南越今

廣州南海也閩越今建州建安也

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

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

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

索隱彭吳賈人姓名始開其道而滅之朝

鮮番名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

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

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索隱

三蒼抗音五官反鄒氏又音五亂反案抗者耗也消耗之名言百姓貪弊故行巧抵之法也財賂衰

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

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集解韋昭曰弘羊此

僅之屬也

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

取匈奴河南地

正義謂靈夏三州地取在元朔二年

築朔方

正義今夏州也括地志云

夏州秦上郡漢分置朔方郡魏不改隋置夏州

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

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

集解駢案漢書音義曰鍾六石

四斗散幣於邛僰以集之

索隱應劭云臨邛屬蜀僰屬犍為

數歲道不通

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

索隱謂發軍與以誅之也

悉巴蜀租賦

不足以更之

集解韋昭曰更續也或曰更償也

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

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

集解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受錢於內府也

東至滄海

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

集解徐廣曰元朔五年

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

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

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

集解韋昭曰陳久也

經耗賦稅既竭猶

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

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

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

級留蹕無所食

案隱蹕音逝謂貯也韋昭云音滯謂積也又案古今字詁蹕今滯字則蹕與滯

同謂富人貯滯積穀則貧者無所食也

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

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

集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

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鐔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

一級曰軍衛此武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索隱大帝所制以寵軍功

顏云一

金萬錢也計十一級級十七萬合百八十七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案或解云初一級十七萬自此已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成三十七萬也

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

補吏先除

索隱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稍高故得試為吏先除用也

千夫如五大夫

索隱千夫武功十一等爵第七五大夫舊二十等爵第九也言千夫爵秩比於五大夫故楊僕以千夫為吏殆謂此

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

集解徐廣曰爵名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十

爵左庶長以上至十八爵為大庶長也名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者別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公食公卿祿而無職索隱蓋此言武功置爵唯得至於樂卿也臣瓚所引茂陵書蓋後人記其爵次耳今注稱十爵至十

八庶長為樂卿十九至二十為樂公乃以舊二十
爵釋武功爵蓋亦臆說爾非也大顏亦以為然以顯

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

維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

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

集解

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

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集解如淳曰廢格天

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類異反昏之比也索隱格音閤沮音才緒反誹音非謂廢格天子之命而不行及沮敗誹謗之者皆被窮治故云廢格沮謗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

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

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

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

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

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

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

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

集解徐廣曰觀

縣名也屬東郡光武改曰衛公國

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

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

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

其解徐廣

曰音膾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

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

集解服虔曰地

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長安已北朔方已南瓌曰秦遂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

復徙民以實之

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

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

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蹠停也一曰

貯也索隱蕭該案字林云貯虛也音竹此謂居積停滯虛久也子貢發貯鬻財是也

轉轂百數

集解

李奇曰車也

廢居居邑

集解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其乘時射利也

駟案

服虔曰居較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索隱劉氏云廢出賣也居停畜也是出賣於居者為廢故

徐氏曰有所廢有所畜是也

封君皆低首仰給

集解晉灼曰低音抵距也服虔曰仰給於

商賈索隱服虔說是也而劉伯莊以為封君及大商皆低首營私以自給不佐天子非也

冶鑄煮鹽

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

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

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

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

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

集解如淳曰唐錢取鎔故

也瓚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

集解如淳曰但鑄作錢不作餘物

有司

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

為中赤金為下

集解駢索漢書音義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索隱說文云銅赤金也注云丹

陽銅者神異經云西方金山有丹陽銅也

今半兩錢法重四銖

集解韋昭曰文為半兩實

重四銖

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

集解徐廣曰音容呂靜曰治器法謂之鎔

錢益

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

緣以藻繢

集解徐廣曰藻一作紫

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

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

集解

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也

以為天用莫如龍

索隱易云行天莫如龍是也

地用

莫如馬

索隱易云行地莫如馬是也

人用莫如龜

索隱禮云諸侯以龜為寶是也

故

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

千

索隱顧氏案錢譜其文為龍形隱起肉好皆圓文又作雲霞之象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

戀反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漢書作撰二字音同也晉灼案黃圖云直

三千三百也

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

索隱謂以八兩差為三品

此重六兩下小摘重四兩也云以重差小者謂半兩為重故差小重六兩而其形方錢譜肉好皆方隱起馬形

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

三曰復小摘之其文龜直三百

索隱摘音湯果反爾

雅注摘者狹長也謂長而去四角也錢譜肉圓好方皆隱起龜甲文令縣官銷半兩錢更

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

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

領鹽鐵事

索隱東郭姓咸陽名也素風俗通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

桑弘羊以計

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

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

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索隱言百物毫芒至秋皆美細今言

弘羊等三人言利事纖悉能分析其秋毫也

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

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

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

集解韋昭曰欲

令出馬無馬者令伐棘索隱謂故吏先免者皆適令伐棘上林不謂無馬者韋說非也

作昆明池

索隱案黃圖武帝穿昆明池周四十里以習水戰荀悅云昆明子居滇河中故習水戰以伐之也

其明

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

集解徐廣曰元狩四年

得首虜八九萬

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

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

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

磨取鎔焉太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

也皆宜屬少府

索隱韋昭云少府天子私所給賜經用也公用屬大司農

陛下不私

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者煮鹽官與牢

盆

集解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盆者煮鹽盆索隱蘇林云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雇手牢盆小顏

云蘇說是樂彥云牢乃盆名其說異也

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

集解張晏

曰若人執倉庫之管籥或曰管固索隱包愷奇音羈謂侯也非農工之儔故言奇也擅音善

以致富

羨役利細民

索隱羨音弋戰反羨饒也與衍同義

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

索隱沮止也僅等言山海之藏宜屬大農奇人欲擅其利必有沮止之議此不可聽許也敢私鑄鐵

器煮鹽者鈇左趾

集解史記音義曰鈇音徒計反韋昭曰鈇以鐵為之著左趾以代刑也索

隱三蒼云鈇踏脚鉗也字林音大計反張斐漢晉律序云狀如跟衣著足足下重六斤以代刑至魏武改以減代鈇

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

集解鄧展曰鑄故鐵

便

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

集解李奇曰齊皆也

商

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

錢皆有差請算如故

集解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緡出二十算也詩云維絲伊

緡如淳曰胡公名錢為緡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故謂之緡也索隱異時猶前時也說文云輶小車也傳

子言漢代賤乘輶今則貴之言算輶車者有輶車使出稅一算二算也緡音昊諸賈人未作貫

貸買居邑稽諸物

索隱稽者停留也即上文所謂廢居居邑也

及商以取利

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

索隱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

為文薄送之官也若不盡皆沒入於官占音之贍反

率緡錢二千而一算

集解瑣曰此緡

錢為是儲緡錢也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

諸作有租及鑄

集解如淳曰以手力

所作而賣之

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

集解

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
邊騎士也樓船令邊郡選富者為車騎士 輶者以一算

商賈人輶車二算

集解如淳曰商賈有輶車使出二算重其賦也

船五丈以上

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没入緡錢

索隱謂悉盡也具也若

通其家財不周悉盡者罰戍邊一歲

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

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

索隱謂賈人有市籍不許以名占田

也

敢犯令没入田僮

索隱若賈人更占田則没其田及僕僮皆入之於官

天子乃

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

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

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
盡予弟弟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
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
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
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
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
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
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

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
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
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
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
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
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
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
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

集解
綱案

漢書音義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

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

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

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

布衣屨而牧羊

集解韋昭曰履草也

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

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

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

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而

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

集解

徐廣曰元鼎二年時丙寅歲

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

置均輸以通貨物矣

集解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

價官吏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

始令吏得入穀

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

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

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

皆鑄金錢矣

索隱抵歸也劉氏云大抵猶大略也案大抵無慮者謂言大略歸於鑄錢更無他事

從慮也

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

分曹循行郡國

集解服虔曰分曹職案行

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

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

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

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

集解徐廣曰元符四年時壬戌歲也

初異為濟

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

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

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

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

不便者

集解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也

異不應微反脣湯奏

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

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

索隱謂多姦巧雜以鉛錫也

錢多輕而公

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

集解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

法云何索隱鐘官掌鑄赤側之錢韋昭曰側邊也

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

行

集解駢索漢書音義曰俗所謂紫紺錢也

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

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

集解徐廣曰元

鼎三年

而民不思

索隱樂彥云諸所廢與附上因下皆自湯故人不思也

其後二歲

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

錢專令上林三官

集解駢索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

上林均輸鐘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

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

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

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

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

集解瓚曰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

桑農所生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

索隱楊姓可名也如淳云告緡令楊可所告言 中家

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

集解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

少有反者索隱反音幡反謂反使從輕也

乃分遣御史

廷尉正監分曹

索隱如淳云曹輩也謂分曹輩而出為使也

往即治郡國緡

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

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

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

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

集解徐廣曰元鼎三年丁卯歲徙函谷關於新安東

界

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

索隱布謂泉布

置水衡欲以主鹽鐵

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

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

集解韋昭曰戰鬪馳逐也

乃大

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

壯

索隱蓋始穿昆明池欲與滇王戰今乃更大脩之將與南越呂嘉戰逐故作樓船於是揚僕有將軍之號

又下文云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擊南越也於是

明池有豫章館豫章地名以言將出軍於豫章也

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

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

即郡縣比没入田田之

索隱謂比者所没入之田也

其没入奴婢分

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

集解如淳曰水衡少

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

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

索隱樂彥

云度猶運也

及官自糴乃足

索隱謂天子所給廩食者多故不如官自糴乃足也

所忠

言世家子弟

集解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所忠人姓名服虔云掌故官取書於司馬相如者

封禪書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是也唯姚察獨以為所患非也

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

獵博戲亂齊民

索隱晉灼云中國被教齊整之人也

乃徵諸犯令相引數

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集解應劭曰株根本

也送引也如淳曰株根蒂也諸生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或曰先至者為根索隱李奇云先至者

為魁株也送當作選選引也應李二音是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似若得其株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徒又丈頴曰凡闕雞勝者為株傳云陽溝之雞三歲為株今則闕雞走馬者用之因其闕雞本勝時名故云株選徒者也

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

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

集解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

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

令飢民得流就食

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

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

至不辨自殺西行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踰

度也卒倉卒

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

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

無亭徼

集解如淳曰徼亦卒求盜之屬也晉灼曰徼塞也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巡無衛邊之備也

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

曰令民得畜牧於邊縣也瓚曰先是新秦中千里無民畏寇不敢畜牧今設亭徼故民得畜牧也

官假

馬毋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

集解

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也及有蕃息與當出緡算者皆復令居新秦中又充仞之也謂與民母馬令得為馬種令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瓚曰前以邊用不足故設告緡之令設亭徼邊民無警皆得田牧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已充故除告緡不復取於民

祠

集解徐廣曰元鼎四年立后土五年立太畤

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

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

宗隱令音零姚氏音
連韋昭云金城縣

初置張掖酒泉郡

集解徐廣曰元鼎六年

而

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

集解如淳曰塞候斥卒

六十

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

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

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

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歲課息

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

齊習船者徃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

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

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

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

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

集解如淳曰省視諸侯金有輕有重也或曰至嘗耐飲宗廟時

少府視其金多少也

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

集解如淳曰漢儀注王子

為侯侯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曰飲耐飲耐受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制縣侯免國索隱劉氏云言列侯多以百而數故坐耐金失侯者一百六人也乃拜式為御史大

夫

集解徐廣曰元鼎六年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

鐵器苦惡

集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

賈貴

索隱言鹽既苦而器又惡故買賣貴也苦

又音古言器苦窳不好凡病之器云苦窳窳音庾事見本紀苦如字讀亦通

或彊令民賣買

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

者置初郡十七

集解徐廣曰南越為九郡駟案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

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牁越雋沈犁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也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

各以地比給初郡

索隱比音鼻南陽漢中已往之郡各以其地比近給初郡初郡即西南初

置之
郡也

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

索隱奉音扶
用反包氏同

而初郡

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

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

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集解徐
廣曰擅

一作經經常也唯取用足
耳不暇顧經常用法則矣

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

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莞

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

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

索隱服虔謂載云僦言所輸物
不足償其雇載之費也僦音子

就反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

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

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

集解如淳曰牟

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

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

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

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

輸急處

索隱謂他郡能入粟輸所在急要之處也

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

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

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

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

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

索隱謂吏

坐市肆行

列之市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

興焉

索隱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固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

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又古者貨貝寶龜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貝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

所從來

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

集解

徐廣曰時一作哀

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

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

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

謀通輕重之權

集解管子有輕重之法

微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

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

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

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

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

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

索隱即下或黃或白或赤也黃黃金也白

白銀也赤赤銅也見食貨志

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

集解如淳曰布於民間也

或刀

集解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

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

為三等黃金以鎰名

集解孟康曰二十兩為鎰

為上幣銅錢識曰半

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

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

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饗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

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

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索隱述贊曰平準之立通貨天下既入縣官或振華
夏其名刀布其文龍馬增算告緡哀多益寡弘羊心
計卜式長者都內
克殷取贍郊野

史記卷三十

史記卷三十考證

平準書物踊騰糶索隱按漢書糶字作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然糶者出賣之名故食貨志云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是也○臣世駿按作躍則宜屬上句作糶則宜屬下句

布衣屨而牧羊集解韋昭曰履草也○推尋文義宜云屨草履也

徙奴婢衆○徙一本作徒

名工官治車諸器○名一本作召

史記卷三十考證

謹案卷二十九第三頁前一行具區洮瀾刊本洮

訛洮今改

第四頁前一行田於何所刊本何訛河據漢書溝

洫志改

第四頁前一行中山一名仲山刊本中下脫山字

今增

第六頁前四行習水利故與之刊本故訛放今改

第八頁後六行一曰菱竿也刊本竿訛竿今改

第九頁後六行集解引溝洫志語與本文全不比
附疑他處錯簡在此

卷三十第五頁前五行臨邛屬蜀刊本蜀訛焚據
漢地志改

第九頁前一行有所廢刊本廢訛費今改

第十一頁後八行鈇左趾刊本鈇訛鈇今改

第十二頁前一行張斐漢晉律序刊本斐訛裴據

索隱本改

第二十二頁前五行無所牟大利刊本牟訛年據

監本改



癸亥年
金壽齋
對寶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

臣王鍾健

謄錄貢生

臣李敬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史記卷三十一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六百九

史部

史記卷三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吳太伯世家第一

索隱系家者記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孫常有國故孟子曰陳仲子齊之系家又董仲舒曰

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
得以代代為家者也

吳太伯

集解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
索隱國語黃池之會晉定公使謂吳王夫差曰

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是吳本伯爵也范甯
解論語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

曰太伯稱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
但其名史籍先闕爾正義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

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
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胥築闔閭

城都之今

太伯弟仲雍

索隱伯仲季是兄弟次第之字
若表德之字意義與名相符則

系本曰吳孰哉居藩籬宋忠曰孰哉仲雍字藩籬今
吳之餘暨也解者云雍是孰食故曰雍字孰哉也皆

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

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

身斷髮示不可用

集解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正義江

熙云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傳國於季歷以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又釋云太王病託採藥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祀不祭之以禮三讓也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

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句吳

集解宋忠曰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索隱荆者楚之

舊號以州言之曰荆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此言自號句吳吳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地在楚

越之界故稱荆蠻顏師古註漢書以吳言句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此言號句吳當如顏解而註引宋忠以為地名者系本居篇云孰哉居藩籬孰姑徙句吳宋氏見史記有太伯自號句吳之文遂彌縫解彼云是太伯始所居地名裴氏引之恐非其義藩籬既有其地句吳何總不知真實吳人不聞別有城邑謂名句吳則系本之文或

難依信

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

卒

集解皇覽曰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

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

雍仲雍卒

索隱吳地記曰仲雍冢在吳鄉常熟縣西海虞山上與言偃冢並列

子季簡立

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

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

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

集解徐廣曰在河東大陽縣

是為虞

仲

索隱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陽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虛左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

子必也又論語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是仲雍稱虞仲

今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者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則仲雍本字仲而為吳之始祖故後代亦稱虞仲所以祖與孫同號也

列為諸侯周

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

正義柯音歌相音相匠反

柯相卒

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

正義橋音躊驕反

餘橋

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

正義繇音遙又如字

周繇卒

子屈羽立

正義屈音居勿反

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

立禽處卒子轉立

索隱譙周古史考云柯轉

轉卒子頗高立

索隱古史考作

頗

頗高卒子句卑立

索隱古史考云畢軫

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

公以開晉伐虢也

索隱春秋經僖公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左氏二年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

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五年傳曰晉侯復假道伐虢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有二月滅虢師還遂襲

虞滅之

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

正義夢立莫公反

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

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

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

正義中國

之虞滅後二世合七十一
年至壽夢而興大稱王

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

索隱壽夢是仲

王壽夢二年

索隱自壽夢已下始有其
年春秋唯記卒計壽夢二

雍十八代孫

年當成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犇晉自
公七年

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

集解服虔曰
行人掌國賓

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客之幣辭索隱

左氏成二年曰巫臣聘齊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

遂奔晉七年傳曰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

臣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使於吳

吳子壽夢悅之乃通吳于晉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

叛楚寘其子孤庸焉使為行人吳始伐楚伐除馬

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

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

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

集解杜預曰吳興烏程縣南也索隱春秋經襄三年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左傳曰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也

二十五年王壽

夢卒

索隱襄十二年經曰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曰壽夢計從成六年至此正二十五年系本曰吳孰姑

從勾吳宋忠曰孰姑壽夢也代謂祝夢乘諸也壽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詩傳讀姑為諸孰姑壽夢是一人

又名乘也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

索隱春秋經書吳子過左傳稱諸樊蓋過是其

名諸樊是其號

次曰餘祭次曰餘昧

索隱左氏曰閭戕戴吳杜預曰戴吳

公羊傳過作謁餘祭也又襄二十八年左氏齊廢封在吳吳句餘與之朱方杜預曰句餘吳子夷末也按餘祭以襄二十九年

卒則二十八年賜廢封邑不得是夷末但句餘或別是一人杜預誤以為夷末爾惟史記公羊作餘昧左氏及穀梁並為夷末夷末句餘音字各異不得為一正義祭側界反昧莫葛反次曰季札索隱公謂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人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以為君季子猶不受謁請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闔閭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君之命則宜立者我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史記壽夢四子亦約公羊文但以僚為餘昧子為異耳左氏其文不明服虔用公羊杜預依史記及吳越春秋下註徐廣引系本云夷昧生光引吳越春秋云王僚夷昧子今檢系本吳越春秋並無此語然按左氏狐庸對趙文子謂夷末甚德而度其天所啟也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若以僚為夷末子不應此言

又光言我王嗣則光是夷昧子明僚是壽夢庶子

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

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

集解駟案系本曰諸樊徙吳也索隱按在左氏襄十四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

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

集解服虔曰宣

公曹伯廬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晉侯伐秦卒於師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宣公卒殺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

集解服虔曰子臧負芻庶兄索

隱成十三年左傳曰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杜預曰皆宣公庶子也負芻成公也欣時子臧也十五年傳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

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杜預曰聖人應
天命不拘常體也次守節杜預曰謂賢者下失節杜預
曰愚者妄動也為君非吾節也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
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
嗣集解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杜預曰諸
嗣樊嫡子故曰義嗣索隱君子者左丘明所為史評仲
尼之辭指仲尼為君子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

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正義舍音捨

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

索隱左傳襄十

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是也

十三年王諸樊卒

索隱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十有二月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左氏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
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欲之將親門

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彊其少安從有命授弟餘祭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

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

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索隱襄三十一年左傳趙文子問於屈狐庸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

乎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昭二十七年左傳曰吳子使

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杜預曰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

州來故曰延州來成七年左傳曰吳入州來杜預曰州

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昭十三年傳吳伐州來二十三

年傳吳滅州來則州來本為楚邑吳伐滅以封季子也

地理志云會稽毗陵縣季札所居太康地理志曰故延

陵邑季札所居粟頭有季札祠地理志云沛郡下蔡縣

古州來國為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於州來

公羊傳曰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何休曰不入吳朝廷也此云封於延陵謂國而賜之以采邑杜預春秋釋例土地名則云延州來閩不知何故而為是言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

自齊來奔吳吳子慶封朱方之縣

集解駟案吳地記曰朱方秦改曰丹徒

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

集解駟案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

請觀周樂

集解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杜預曰魯以

周公故有天子禮樂

為歌周南召南

集解杜預曰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

曰美

哉始基之矣

集解王肅曰言始造王基也

猶未也

集解賈逵曰言未

杜預曰猶有商紂未盡善也

然勤而不怨

集解杜預曰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

歌邶

鄘衛

集解杜預曰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并三監之地更封康叔故三國盡被康叔

之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集解賈逵曰淵深也杜預曰亡國之音哀以思

其民因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

吾聞衛康叔武

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集解賈逵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羅幽王褒如之

變故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杜預曰康叔武公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歌王

集解服虔

曰王室當在雅哀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杜預曰王恭離也

曰美哉

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集解服虔曰平王東遷雒邑杜預曰宗周殞滅故憂思猶有先

王之遺風故不懼也正義思音肆

歌鄭

集解賈逵曰鄭風東鄭是

曰其細已甚民不

堪也是其先亡乎

集解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攝於大國之間無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

堪將先亡也

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

集解服虔曰泱泱舒緩深遠有

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體疎而不切故曰大風索隱決於良反泱泱猶汪洋汪洋美盛貌也杜預曰弘大表東海者其太公乎
集解王肅曰言為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

集解服虔曰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杜預曰言其或將復興歌豳曰美哉蕩蕩乎

樂而不淫

集解賈逵曰蕩然無憂自樂而不荒淫也

其周公之東乎

集解杜預曰周

公遭管蔡之變東征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東乎

歌秦曰此之

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集解杜預曰秦仲始

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也

歌魏曰美哉泯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

主也

集解徐廣曰盟一作明駟案賈逵曰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和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故曰以

德輔此則盟主也杜預曰惜其國小而無明君索隱泯音馮又音泛杜預曰中庸之聲婉約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左傳盟作明故徐廣亦云一作明此以聽聲知政言其明聽爾非盟會也

歌唐曰思深哉

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

集解杜預曰晉本唐國故

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也

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

主其能久乎

集解杜預曰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

自鄆以下無譏焉

集解服虔曰鄆以下及曹風也其國小無所刺譏歌小雅集解杜預曰小雅小正亦樂歌之章曰

美哉思而不貳集解杜預曰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也怨而不言集解王肅曰非

不能言畏其周德之衰乎集解杜預曰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民

也集解杜預曰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歌大雅集解杜預曰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

哉熙熙乎集解杜預曰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集解杜預曰論其聲其文王

之德乎歌頌集解杜預曰頌者以曰至矣哉集解賈逵曰言道備

也直而不倨集解杜預曰倨傲也曲而不詘集解杜預曰詘撓也近而不偪

集解杜預遠而不攜集解杜預曰攜貳也遷而不淫集解服虔曰遷徙也文王

徙鄭武王居鄆杜預曰淫過蕩也

復而不厭

集解杜預曰常日新也

哀而不愁

集解

杜預曰知命也

樂而不荒

集解杜預曰節之以禮也

用而不匱

集解杜預曰德弘大廣

而不宣

集解杜預曰不自顯也

施而不費

集解杜預曰民所利而利之

取而不

貪

集解杜預曰義然後取

處而不底

集解杜預曰守之以道

行而不流

集解杜預

曰制之以義

五聲和八風平

集解杜預曰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方之氣謂之八風

有度守有序

集解杜預曰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

盛德之所同

也

集解杜預曰頌有殷也魯故曰盛德之所同

見舞象箭南籥者

集解賈逵曰象文王之樂

武象也箭舞曲也南籥以籥舞也索隱箭音朔又蘇彫反

曰美哉猶有憾

集解服虔曰憾恨也

恨不及已以伐紂而致太平也索隱憾見舞大武集解賈逵

或作感字省爾亦讀為憾又音胡暗反曰大武周公所作武王樂也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

者集解賈逵曰韶護殷成湯樂大護也曰聖人之弘也集解賈逵曰弘大也猶有慙

德聖人之難也集解服虔曰慙於始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集解

賈逵曰夏禹之樂大夏也曰美哉勤而不德集解服虔曰禹勤其身以治水土也非禹

其誰能及之見舞招剗集解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索隱韶簫二字體變耳曰

德至矣哉大矣集解服虔曰至帝王之道極於韶也盡美盡善也如天之無不

燾也集解賈逵曰燾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無以加矣

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

集解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

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

去魯遂使齊說晏平

仲曰子速納邑與政

集解服虔曰入邑與政職於公不與國家之事

無邑無政

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

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

正義難乃

憚反在魯昭公八年樂施高彊二氏作難陳桓子和之乃解也

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

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為

政慎以禮

集解服虔曰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

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

衛說蘧瑗史狗史鰭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

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

集解駢案左傳曰將宿於戚索隱按太史

公欲自為一家事雖出於左氏文則隨義而換既以舍

字替宿遂以宿字替戚爾戚既是邑名理應不易今宜

讀宿為戚戚衛邑聞鐘聲

集解服虔曰孫文子鼓鐘作樂也

曰異哉吾

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

集解服虔曰辯若闕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

刑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

集解賈逵曰夫子孫文子也獲罪出獻公以戚畔也

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

索隱按春秋左氏傳曰而又何樂此畔字宜讀曰樂樂謂

聞鐘聲也畔非其義耳

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

集解王肅曰言至危

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

集解賈逵曰言衛君獻公棺在殯未葬

遂去之文

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集解服虔曰聞義而改也

適晉

說趙文子

索隱名武

韓宣子

索隱名起正義世本云名秦

魏獻子

索隱名舒曰

晉國其萃於三家乎

集解服虔曰言晉國之祚將集於三家

將去謂叔向

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

集解杜預

曰富必厚施故政在三家也

吾子直

集解服虔曰直不能曲撓以從衆

必思自免於

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

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

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

正義括地志云徐君廟在泗州徐城縣西南一里即

延陵季子掛劍之徐君也

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

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弑其

王夾教而代立是為靈王

索隱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吳子遏卒二十九年閻殺吳子

餘祭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餘祭立四年餘昧在位十七年系家倒錯二王之年此七年正是餘昧之三年

昭元年經曰冬十有一月楚子麇卒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繼而弑之

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遂殺其二子

幕及平夏葬王于郟謂之郟教十年楚靈王會諸侯

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

集解駢案左傳曰吳伐楚入棘標麻以報朱方之役索隱杜預註彼云皆楚東鄙邑也譙周云鄒縣東北有棘

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標亭按解者以麻即襄城縣故麻城是也

十一年楚伐吳至雩

婁集解服虔曰雩婁楚之東邑索隱昭五年左傳曰楚子伐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遂啟疆待命雩婁今直

言至雩耳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

集解杜預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

楚東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

索隱春秋襄二十九年經曰閻殺吳子餘

祭左傳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閻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閻以刀殺之公羊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合

在季札聘魯之前倒錯於此

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弃疾弑

其君靈王代立焉

索隱據春秋即餘昧十五年也昭十三年經曰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

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左氏具
載詞繁不錄公子比弃疾皆靈王弟也此即子干也靈
王公子圉也即位後易名為虔弃疾即位後易位熊居
是為平王史記以平王遂有楚國故曰弃疾弑君春秋
以子干為王故曰比弑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
其君彼此各有意義也

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

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

餘昧之子僚為王索隱此文以為餘昧子王僚二年公

子光伐楚集解徐廣曰世本云夷昧生光吳敗而亡王

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集解駸案左傳曰舟名餘

六年比二年公子光亡王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

舟事在左氏昭十七年

公子光客之

索隱左傳昭二十年曰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杜預曰州于吳子僚也公子

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談諸馬而耕於

鄙是謂以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

索隱此文以為諸樊子系本以為夷

昧子

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

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

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

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

巢鍾離

集解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也索隱昭二十四年經曰冬吳滅巢左氏曰楚子為舟師以畧吳

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人踵楚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地理

志居巢屬廬江鍾離屬九江應劭曰鍾離子之國也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

吳邊邑之女爭桑

索隱左氏無其事

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

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

都而去

集解兩都即鍾離居巢

伍子胥之初犇吳說吳王僚以伐

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

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

集解服虔曰欲取國

乃求勇士

專諸

集解賈逵曰吳勇士索隱專或作刺左傳作鱄設

諸刺客傳曰諸堂邑人也正義吳越春秋專諸豐

邑人伍子胥初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鬪甚不可當其妻呼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諸曰夫屈一

人之下必申萬人之上胥因而相見之光光喜乃容伍之雄貌深目侈口熊背知其勇士

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

索隱依左傳即上五年公子光

客之是也事合記於五年不應畧彼而更具於此也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

索隱昭

年春秋經書楚子居卒是也按十二年春秋經書楚子居卒是也按十二年

十三年春吳欲因

楚喪而伐之

索隱據表及左氏僚止合有十年事並見昭二十七年左傳

使公子蓋

餘燭庸

集解賈逵曰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索隱春秋作掩餘而史記並作蓋餘音同而字異者或謂

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賈逵及杜預并刺客傳皆云二公子王僚母弟而昭二十三年左傳曰光帥右掩餘帥左杜註云掩餘吳王壽夢子又系族譜亦云二公子並壽夢子若依公羊僚為壽夢子則與系族譜合也以兵圍楚之六潛集解杜預曰潛廬江六縣西南使季札於晉以觀

諸侯之變

集解服虔曰察強弱

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

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

集解賈逵曰時言可殺王時也

告專諸

曰不索何獲

集解服虔曰不索當何時得也

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

季子雖至不吾廢也

集解王肅曰聘晉還至也

專諸曰王僚可殺也

母老子弱

集解服虔曰母老子弱專諸託其母子於光也王肅曰專諸言王母老子弱也索隱依王

肅解與史記同於理無失服虔杜預見左傳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強解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語不近情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令吳過為迂回非也

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

子之身也

集解服虔曰言我身猶爾身也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

集解杜預曰掘地為室也索隱春秋經唯言夏四月左氏亦云丙子當別有按據不知出何書

而謁王

僚飲

索隱謁請也本或作請左氏作饗王

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

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

集解音拔索隱劉達註吳

都賦鉞兩刃小刀

公子光詳為足疾入于窟室

集解杜預曰恐難作王黨殺已

素避之也索隱詳音陽為如字左氏曰光偽足疾使專
詳即偽也或讀此為字音偽非也豈佯偽重言邪

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

集解服虔曰全魚炙也索隱劉氏曰匕首短劍也按鹽鐵論以

為長尺八寸通俗文云其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

交於匈

集解賈逵曰交專諸匈也

遂弒王僚公子光竟立為王是為

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

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

死事生以待天命

集解服虔曰待其天命之終也

非我生亂立者從之

先人之道也

集解杜預曰吳自諸樊已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

能討光

復命哭僚墓

集解服虔曰復命於僚哭其墓也正義復音伏下同復位而

故云

待集解杜預曰復本位待光命

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

楚者聞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

舒

索隱左氏昭二十七年曰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三十年經曰吳滅徐徐子奔楚左傳曰吳子使徐人執

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無封舒之事當是舒徐字亂又且疎畧也王闔

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犂其

孫伯嚭亡奔吳

集解徐廣曰伯嚭州犂孫也史記與吳越春秋同嚭音披美反

吳以為

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楚拔舒殺吳

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

索隱左傳此年有子胥對耳無孫武事也

四年伐楚取六與濞五年伐越敗

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

正義左傳云楚囊瓦為令尹杜預云囊之孫子常

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

索隱在左傳定

十年當為闔廬七年

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

郢未可入今果如何

索隱言今欲果敢伐楚可否也

二子對曰楚將子

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

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

索隱定四年經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

敗績吳入郢是也

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

正義音陣

吳王

闔廬弟夫槩

正義音古代反

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

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

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

楚昭王亡出郢奔鄖

集解服虔曰鄖楚縣

鄖公弟

正義左傳云鄖公辛之弟懷也

欲弑昭王昭王與鄖公犇隨

集解服虔曰隨楚與國也

而吳兵遂入

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

索隱左氏無此事

十年春

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

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

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為吳王闔廬聞

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

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

集解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堂谿亭

正義括地志云豫州吳房縣在州西北九十里應劭云

吳王闔廬弟夫槩奔楚封之於堂谿氏本房子國以封

吳故曰

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

吳房

郢徙郤

集解服虔曰郤楚邑索隱定六年左傳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累敗楚舟師杜預曰闔廬子夫差

兄此以為夫差當謂名異而一人耳左傳又曰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於是乎遷郢於郤此言番番

音潘楚邑名子臣
即其邑之大夫也

十五年孔子相魯

索隱定十年左傳曰夏公會齊侯於

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

勇是也杜預以為相會儀也而史遷孔子系家云攝行

相事按左氏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

又使茲無還揖對蓋是攝國相也

越王句踐迎擊之槁李

集解賈逵曰槁李越地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槁李城也槁

音越使死士挑戰

集解徐廣曰死一作亶越世家亦然

士死罪人也鄭衆曰死士欲以死報恩者

也杜預曰敢死之士也正義挑音田鳥反

呼自剄集解駙案左傳曰使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

姑蘇

集解駙案越絕書曰闔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

年乃成高見三百里索隱姑蘇臺名在吳縣西三

十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索隱左傳云定十四

年越子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陞去樵李七里此云擊之樵里又云敗之姑蘇自為

乖異杜預註樵里在嘉興縣南靈姑浮越大夫也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

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集解駢案越絕書曰

闔廬冢在吳縣昌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桐棺三重湏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

千方員之口三千繫郢魚腸之劍在焉卒十餘萬人治之取土臨湖莖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號曰虎丘索隱

此以為闔廬謂夫差夫差對闔廬若左氏傳則云對王曰者夫差對所使之人也湏音胡貢反以水銀為池王

夫差元年集解駢案越絕書曰太伯到夫差二十六代且千歲索隱按太伯至壽夢十九代諸樊已

下六王唯以大夫伯嚭為太宰

索隱左傳定四年伯嚭為太宰當闔廬九年非

夫差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

代也敗之夫椒

集解賈逵曰夫椒越地杜預曰太湖中椒山也索隱賈逵云越地蓋近得之然其地闕不

知所在杜預以為太湖中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山不得為一且夫差以報越為志又伐越當至越地何乃不

離吳境近在太湖中又按越語云敗五湖也

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

五千人棲於會稽

集解賈逵曰會稽山名索隱鳥所止宿曰棲越為吳敗依山林故以鳥棲

為喻左傳作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

集解服虔曰行成求

保國語作棲

成也索隱大夫官也種名也吳越春秋以為種姓文而劉氏云姓大夫非也正義國語云越飾美女八人納太

宰嚭曰子苟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然放越之罪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

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

集解賈逵曰過國名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

依斟灌而國故曰殺夏后相也索隱過音戈寒泥之子澆所封國也姒姓國晉地道記曰東萊掖縣有過鄉北

有過城是古之過國者也斟灌斟尋夏同姓賈氏據系本而知也按地理志北海壽光縣應劭云古斟灌禹後

今灌亭是也又平壽縣云故斟尋禹後今斟城是也斟與斟同

滅夏后帝相

集解服虔曰夏后相

啟之

帝相之妃后緡方娘

集解賈逵曰緡有仍之逃於姓也杜預曰娘懷身也

逃於

有仍

集解賈逵曰有仍國名后緡之家

而生少康

集解服虔曰少康為后緡遺腹子

少康為

有仍牧正

集解王肅曰牧正牧官之長也

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

虞

集解賈逵曰有虞帝舜之後杜預曰梁國虞縣

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

女而邑之於綸

集解賈逵曰綸虞邑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集解賈逵曰方

十里為成五

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

集解服虔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

百人為旅

民餘衆撫修夏

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

索隱傳云使女艾謀澆季杼誘

之故官憲典

預曰課候也

復禹之績祀夏配天

集解服虔曰以鯀配天也

不失

舊物

集解賈逵曰物職也杜預曰物事也

今吳不如過之彊而句踐大

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

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

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

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

集解杜預曰艾陵齊地索

隱此之七年魯哀公六年也左氏此年無伐齊事哀十一年有敗齊師於艾陵

至繒

集解杜預曰琅邪繒

縣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

嚭乃得止

集解賈逵曰周禮王合諸侯享禮十有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索隱事在哀

七年當夫差八年不應上連七年按左傳曰子服景伯對不聽乃與之非謂季康子使子貢說得不用百牢太宰嚭自別召康子乃使子貢辭之耳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為騶伐

魯至與魯盟乃去

索隱左傳騶作邾杜預註左傳亦曰邾今魯國騶縣是也騶邾聲相近自

亂耳騶宜音邾

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

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

也索隱左氏作秦吳秦養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

所用集解王肅曰石田不可耕

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

集解服虔曰顛隕也

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割絕無遺也索隱左傳曰其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邑是商所以興也

今君易之此即集解徐廣曰一本作盤庚之商之以興誥有顛之越之商之以興子

胥傳誥曰有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

鮑氏集解服虔曰鮑氏齊大夫索隱左傳直云使於齊杜預云私使人至齊國屬其子按左氏又云反役

王聞之明非子胥自使也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

劍以死集解服虔曰屬鏤劍名賜使自刎索隱劍名見越絕書正義屬音燭鏤音力于反將死

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索隱傳云樹吾墓槨槨可材也吳其亡乎梓槨相類

因變扶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索隱扶烏穴反此國

語大彼以扶為辟又云以手扶之集解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乃盛以鵠夷投之江也正義吳俗傳云子

胥亡後越從松江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子胥
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入破吳越王即移向三江口岸
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越乃開渠子胥作濤盪
羅城東開入滅吳至今猶號曰示浦門曰鱖鮓是從東

門入滅吳也齊鮑氏弑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

集解服虔曰諸侯相臨之禮索隱公名陽生左傳哀十
年曰吳伐齊南鄙齊人殺悼公不言鮑氏又鮑叔以哀
八年為悼公所殺今言鮑氏蓋其宗黨爾且此伐
在艾陵戰之前年今記於後亦為顛倒錯亂耳乃從

海上

集解徐廣曰上作中

攻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十三年

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臯

集解服虔曰橐臯地名也杜預曰在淮南遂過縣東南索

隱哀公十二年左傳曰公會吳於橐臯衛侯會吳於鄆此并言會衛橐臯者按左傳吳徵會於衛初衛殺吳行

人懼謀於子羽子羽曰不止也子木曰往也衛侯本不欲赴會故魯以夏會衛及秋乃會之爾所以太史公

言其召魯衛會於索臯也鄆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索臯縣名在壽春索音吐各反臯音姑遂音

七巡反道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集解杜預曰陳留封

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

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

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集解賈逵曰惡其聞諸侯或

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集解服虔曰以絕口七月辛丑吳

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為長集解杜預曰吳為太伯後

故為長

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伯

集解杜預曰為侯伯

趙鞅怒將伐

吳乃長晉定公

集解徐廣曰黃池之盟吳先軟晉次之與外傳同駟案賈逵曰外傳曰吳先軟

晉亞之先叙晉晉有信又所以外吳索隱此依左傳文按左傳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

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是趙鞅怒司馬寅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其

勝乎杜預曰墨氣色下也國為敵所勝也又曰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是也徐賈所

云據國語不與左傳合非也左氏魯襄之代晉楚為會先書晉晉有信耳外傳即國語也書有二名也外吳者

吳夷賤之不許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同中國故言外

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

士皆罷散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
簡公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
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索隱哀十九年左氏曰越人侵楚以
誤吳也杜預曰誤吳使不為備也無伐吳事也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

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集解

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韋昭曰句章東海口外州也索隱國語曰甬勾東越地會稽勾章縣東海中州也按今鄞縣即是其處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

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集解駢案越絕書曰

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位越王使干戈人一堞土以葬之近太湖去縣五十七里索隱左傳云乃縊越人以歸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共為地名吳地記曰徐枕山一名卑猶位是也堞音路禾反小竹籠以盛土也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

得而稱焉

集解王肅曰太伯弟季歷賢又生聖子昌昌必有天下故太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

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

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

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

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

集解駰案皇覽曰延陵季子冢

在毘陵縣暨陽鄉
至今吏民皆祀事

索隱述贊曰太伯作吳高讓雄圖周章受國別封於
虞壽夢初霸始用兵車三子遞立延陵不居光既纂
位是稱闔閭王僚見殺賊由專諸夫差
輕越取敗姑蘇角東之恥空慙伍胥

史記卷三十一

史記卷三十一考證

吳太伯世家吳太伯正義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胥築閶閭城都之。○子胥監本訛作子齊今改正

太伯弟仲雍索隱孰哉仲雍字藩籬今吳之餘暨也。○藩籬監本訛作孰籬今改正

文身斷髮示不可用。○困學紀聞曰傳言太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與傳異將立子臧索隱愚者妄動也。○愚監本訛作懸今改正

君子曰能守節矣索隱君子者左丘明所謂史評仲尼之詞指仲尼為君子也○

臣照

按季札聘魯孔子八

歲讓國時孔子未生也其引子臧之事何遽得孔子論斷之語而稱之左氏于孔子論斷類皆明著其說其稱君子曰者是記當時之君子有此語耳或以為邱明自謂或以君子為孔子皆未達左氏之義也

又集解嫡子嗣國得禮之宜○禮監本訛作體今改

正

猶有先王之遺民也集解杜預曰謂有殷王餘俗故未
大○徐孚遠曰杜注非也蓋言文武之遺民周衰尚
在鎬京無緣有殷王餘俗

十七年王餘祭卒○

臣人龍

按左傳及十二諸侯年表

餘祭于四年為閹所殺此作十七年是與傳表互異
然年表既言閹殺餘祭而仍書十七年又似餘祭死
于是年為真

弟餘昧立○春秋作夷末公羊傳作夷昧

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臣照

按楚世家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
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
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亦大怒發兵滅鍾離居巢
則卑梁為吳邊邑鍾離為楚邊邑明矣此云楚邊邑
卑梁氏云云則又似卑梁為楚之邊邑也

胥之父兄為僇于楚欲自報其仇耳○之一本作以
人夾持鉞索隱曰兩双小刀○監本訛作兩刀小双今

改正

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

臣照

按

左傳思是虞君名此直作思念之思

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臯○

臣世駿

按左傳橐

臯之會但有魯君年表並同秋徵會于衛乃會于鄆耳此并兩事為一

史記卷三十一 考證